



电报时代的落幕，恰恰反映出科技的进步。

AI生成图片

# 在电波静默前，书写时代的句点

【文/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】

这是他们的第一封电报，也是最后一封。

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电报服务将在2025年5月1日全面停止。3月末，这则信息一经公布，便如春日的柳絮般在网上飘散开来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在“电波消逝”前的最后一个月，发报台前的绿色格子信纸迎来最后的热闹——许多年轻人纷纷来到营业厅，在电报表格上的小格子里，郑重地落下笔尖。

## 惜字如金的告别

“北京北京，我是杭州，再会。”白色信封装着的词句简明扼要。3月27日，得知浙江杭州即将关停电报业务，23岁的北京大学生石鼎立即托网友朝北京发了封电报。“杭州的电报业务关停后，全国就只剩下北京还能发电报了。”石鼎说，“这是一种告别。”用这种方式，就好像是拿着对讲机，向远方呼喊。

每个字1毛4分钱，石鼎共寄了两封，花费10元。他拍出的另一封电报只有九个字——像碑文般庄重：“纪杭州电报业务终止”——是写给电报业务的悼词。20岁的王雨豪则在电报里写下了更多的文字，因为这是寄给自己的生日祝福。他思索良久，选了欧阳修的词：“富贵浮云，俯仰流年二十春。祝你二十岁生日快乐。”

电报时代的最后一刻，发报人似乎自带一番使命，试图以行动抵抗时间的流逝。90后杭州人舒晨，从3

月末到4月，不断地往返于营业厅，为那些不能亲自来杭州与电波做告别的人，代发一封电报。十来封电报的收信地址遍布大江南北，上海、江苏、四川、重庆，甚至远至辽宁。“有的人即将毕业，和同学相互送上祝福；有的人则是给自己加油打气。他们的电文看了让人感动。”她说。

## 最后的发报员

一切都充满了告别的氛围。舒晨起初并没有预料到这点。

2月初，她还和朋友像往常一样互寄电报，那时的他们，只把电报当作这个时代里一项萧条的平常业务。她去营业厅发电报至河北石家庄，接待她的工作人员对电报业务显得很陌生，工作人员不确定能否发送，消失了很久，才拿着一张纸回来。“发电报的人实在太少，连工作人员都对工作流程感到陌生。”她说。



复古电报机。

然而到了4月，也就是电报业务关停前的最后30天，营业厅里已是另一番样子：这里专门辟出一块发报区域，数十人在同时写电文；工作人员也不再那么手足无措，而是专心地在旁边讲解书写电文的规则。“发电报用的是绿色格子的纸，我上一次去已不够用，改成了复印纸，来发电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”舒晨回忆。

王雨豪从上海赶往杭州，在一个假日的下午一点来到营业厅。三四张桌子前都坐满了人，台阶上也坐着正在写电文的人。他找了把椅子，垫在椅子上写。太久没用笔写字，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生疏。光是思考写什么，他就花了20分钟，这在平时发微信打字时是绝不会有犹豫。除了像他这样的年轻人，还有许多长辈带着孩子前来。“老一辈的爷爷奶奶，或者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，也许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电报的氛围。”王雨豪说。

写好电文后，需要交给工作人员，再由专门的发报



年轻人对于电报的想象往往来自影视剧。图为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和《听风者》剧照。

员发送。“4月初写的电文，要到4月底才能发出去。因为人太多了，而营业厅只有一个快退休的老先生会发报技术。”舒晨说。整个流程透露出一种遥远的古朴感，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必须用现金支付，“发电报需要检查身份证，且只能收现金，一个格子一个字，标点符号也算。”舒晨说，最后算出来电报费的零头甚至还会有分币，“好在工作人员很灵活，会帮忙抹零。”

舒晨看过不少人写电文时的样子，很多人表现出了不适应。一张信纸，几十个格子，一字一字地写。这是人们多久没经历过的事情了？“要填地址、区域，许多小细节大家都会忽略。”舒晨在营业厅观察到，“有些人会漏掉电话号码等信息。好多人现在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写信的了。”

## 遥远的想象

舒晨第一次收到电报单时“稍微有点失望”。她原本以为会像写信一样，直接收到手写的格子纸，结果却是“一张打印好的纸”。“我这才知道，电报需要有人在中间转译。”她说。

“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信封和里面的电报单。用订书机订着，也不想破坏它，就这样慢慢拆开，这个过程很新鲜。”石鼎这样形容自己收电报的感觉。有位杭州网友一下子给他发了两封电报，原来是因为字太多，电报单子不够，只好将内容拆成两封，“我们是陌生网友，但他很有意思，看我是在读学生，有感而发，信里描述杭州天气，又写借由杭州电报业务终止的机会令我们两人可以通信。”

舒晨想象电报的发送过程：“发报员在房间里戴着耳机，一手拿着电报纸，一手敲着电报机转码，有时要去查下类似字典的东西，看看某个字的代码是什么。”石鼎根据上课的知识，说得更科学：“我认为电报发送应该是根据原文，查看电报的译码本，将其转为特定的电码格式进行传输。收到电码后，再按照译码本进行翻译，转为明文。”

但他们都没见过电报员的工作，时隔太久，这些想象最终都停留在脑海中。王雨豪把电报定义为“复古”：“电报本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并没有特别之处，我更多的感受是对一个老物件，即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遗憾或伤感。”他喜欢收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物件，自己买了一台打字机，还拍胶卷相片，在他看来，电报和这些老物件一样，都承载着相同的怀旧氛围。

## 是告别也是前行

离开营业厅时，王雨豪带走两张电报空白信纸作为纪念，贴在了寝室的布告板上。“布告板上有我去各地游玩时收集到的明信片、徽章，还有参加各种活动收集到的小物件。”他扳着指头算。除了引用欧阳修的词为自己送上生日祝福外，他还发了封电报，引用了一句

拉丁格言，翻译过来是“循此苦旅，以达天际”。而趁着北京还能收发电报，石鼎给自己发了一封有幽默性质的电报，内容写：“收到速回微信。”

“微信是通过网络传递信息，电报是用编码格式传递，不同时代的技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”在“微信”和“电报”的微妙碰撞里，石鼎有所感悟，“同样是文字，微信可能几秒钟就发出去了，但发电报需要字斟句酌，惜字如金，再由电报员发送，这个过程截然不同。”

“需要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语句中表达自己的情感。”平时用微信交流时，王雨豪很少有这样的斟酌，但在写电报时，他则会花很长时间去构思句子。

这种态度差异是有缘由的，舒晨解释道：“微信太随意，想发什么就发什么，而电报缺乏时效性，反而显得珍贵。”给她的电报里，朋友这么写道：“祝你每个周一的晚上都轻松愉快。”舒晨曾说过类似的话，没想到朋友认真记在心里，通过电报，回忆完成了远航，重返她身边。“很多东西也许隔了两周，你就遗忘了，但通过电报，你又想起了那一天，会蛮开心的，就像把记忆固定下来，成了形。”舒晨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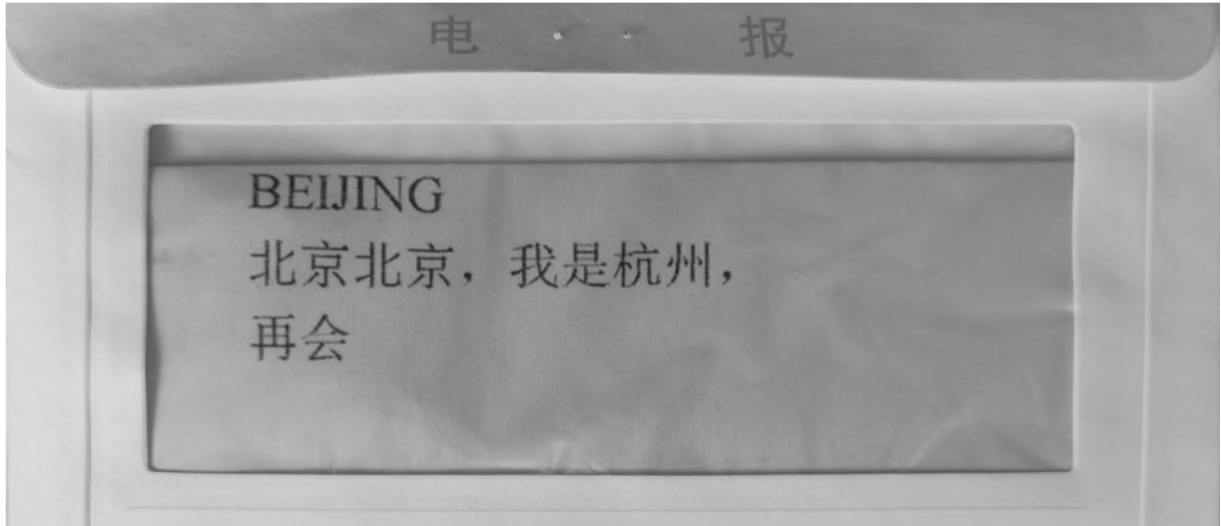
“原来沟通是珍贵的，没那么容易得到的。”王雨豪反省说。他想起木心的诗歌，诗里描述过往的“车马”

“邮件”都很慢，并把这种慢和“一生的爱情”联系在一起，“曾经电报是效率最高的工具，但科技发展越来越迅速。我希望通过电报提醒自己去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而非把沟通全当成需要处理的信息。”他说。

“我出门去发电报时，爸爸提了一句，说杭州电报要落幕了，没再多说什么。”舒晨说。相比起具有浪漫情怀的年轻人，经历过电报时代的长辈更多只是轻微的伤感。因电报谢幕赶来的人太多，电信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，教大家发电报的行文格式，数字数算钱，又收现金找钱，被逼得太累抱怨，“我听到工作人员说，这么多人，电报这个东西现在又没有用了，一点时效性都没有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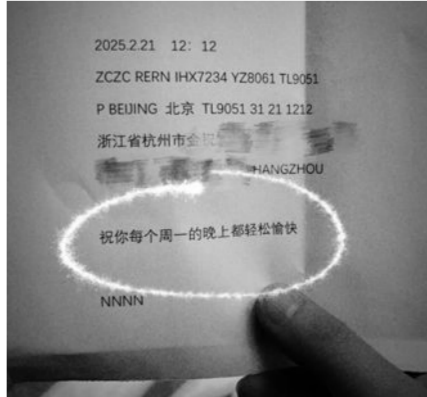
石鼎并不否认这点：“电报业务的消失，代表着我们时代的向前，也是时代发展的见证。”不必遗憾，只是纪念，在怀念的那刻，也庆祝着科技的向前。正因如此，舒晨觉得，电报时代的最终落幕，她“说不上遗憾”，电报有消失的那天，电波也有消逝的最终日：“所有东西都有结束的那一刻，而电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。”

那么在最后的时刻，年轻人留住的是什么？想了想，王雨豪说：“我们留住的是一个纪念，一个时代的象征。”



石鼎托网友从杭州拍到北京的电报。

受访者供图



舒晨收到的朋友发送电报。

受访者供图



王雨豪给自己的生日祝福。

受访者供图